

还是应该译作“教条主义”

——经典著作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译法质疑

赵 修 义

俄语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以及同一词根的 доктринёр、доктринерски 等,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曾多次出现,尤以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用到的地方最多。在1965年前,这一词汇一般都译为“教条主义”。如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Левое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есть тоже ошибка, не только правое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一句(《列宁全集》俄文第9版第31卷第82页),在1950年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列宁文选》(两卷集)以及1958年我国编译局翻释的《列宁全集》31卷中均译为“不仅右倾教条主义是一种错误,左倾教条主义也是一种错误”。(全集本第84页)又如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文中“Нам надлежит вести борьбу как с открытым оппортунизмом, так с ‘левыми’ доктринёрами。”一句,《斯大林全集》中文版译为“我们必须进行既反对公开的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第11卷第244页)其中 доктринёр 一词也译为“教条主义”。只有在副词 доктринерски 与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 并用时,才译为“书呆子的态度”。如恩格斯1886年11月2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的一段话,俄译文为“Они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в сами не понимают этой теории 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ней доктринерски 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见《К. МАРКС Ф. ЭНГЕЛЬС избранные письма》第398页)1962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译为:“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书呆子和教条主义者的态度去对待它,……”。(第436页)

但是,1965年重印中文版《列宁选集》时,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的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统统改译为“学理主义”了。1972年10月编译局出版的《列宁选集》第二版,将这一译法正式肯定下来,沿用至今。1974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6卷,又将恩格斯1886.11.29的信中的 доктринерски 一词改译为“学理主义”。这种改动是否必要,改动后的译法是否妥当是大有疑问的。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使用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时,所指的主要是第三国际成立初期欧洲一些党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所犯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及第二国际考茨基主义在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教条主义。列宁称前者为 Левое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后者为 правое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这两者在政治上虽不相同,但在思想上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理论脱离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作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可以到处套用的公式;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斯大林在使用 доктринёр 一词时,指的也就是类似于列宁所批判过的 левое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的错误倾向。与列宁、斯大林使用的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的原意相同的中文词就是“教条主义”。毛主席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批判王明教条主义时,多次将理论脱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包医百病的药方等错误倾向概括为“教条主义”。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如《论联合政府》中说“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

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可见列宁、斯大林使用的俄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与毛主席在中文中使用的“教条主义”，二者文字不同但意思是一个。

况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学习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经验时，开始使用教条主义这个概念的。而主要是从列宁“‘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学来的。中国党的历史上出现过的王明教条主义，同列宁斯大林批判的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是一脉相承的。而毛主席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同列宁斯大林关于反对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的思想又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它既是中国党的路线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把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译成“学理主义”，不但使读者感到陌生和费解，增加不必要的阅读困难。更主要的是还会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列宁和斯大林只批判过“学理主义”；毛主席才批判过“教条主义”。这样一来岂不是割断了毛主席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论述同马恩列斯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了吗？可见将俄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词译作“学理主义”而不是译作中国人所熟悉的“教条主义”，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妥当的。

也许这种改译只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以期将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与 догматизм 加以严格的区分。但是，是否在任何条件下都需要将这两个词严加区分呢？如果需要区分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也是值得研究的。

在俄语中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与 догматизм 都是外来语。前者来自法语 doctrinaire(其词根源出于拉丁文 doctrina)，后者源出于希腊文 δογμα。它们分别与德语中的 doktrinärismus 与 dogmatismus，英语中的 doctrinism 与 dogmatism 同义。本来拉丁文 doctrina 与希腊文 δογμα 都有教条、教义的意思，二者的含义基本相同。由这两个字演化出的名词，副词也都有把宗教教义绝对化，把理论教条化，理论脱离实际等意思。著名的韦氏英语词典将英语中 doctrine 与 dogma，doctrinaire 与 dogmatic 都列为同义词。当然这两个词也有差别。从英、俄等语言来看，这种差别在于前者侧重于说明理论脱离实际、空谈，而后者在一定的场合下还有武断、独断、不容异义的意思。如英文牛津字典将 doctrinaire 解释为 unpractical (不合实际)等，而将 dogmatic 解释为(指人或言论)武断。Ушаков 主编的《俄语详解辞典》对 доктринёр 的解释中说：“Человек упрямо следующий принятой им теории, даже и в тех случаях, когда он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т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顽固地信奉自己所采用的理论，甚至当这种理论同现实发生矛盾时还这样做的人)而对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 的解释则还包含有“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й, недопускающий возражений”(绝对的、不容异义的)的意思。1958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的《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在解释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й 一词时也指出该词包含有“Бездоказательный, недопускающий возражений;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ий”〔即没有根据的(指责)，不容异义的、绝对的〕等意义。而这种含义在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一类词中是没有的。过去在翻译哲学史著作时将英文 dogmatism 译成“独断论”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其实在中文中“教条主义”一词也包含有两重意义：一是理论脱离实际，二是指武断的态度。而前者是主要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将 доктринерство 与 догматизм 通译为“教条主义”。在两者并用时可分别译为本本主义和独断论。如作副词并用，(象恩格斯给左尔格的信)可将 доктринерски и догматически 译为本本主义的和独断的(态度)，或书呆子式的和独断的(态度)。